

張春申神父之中華神學

鄭麗娟¹

本文從張神父的「聖神學」出發，以其「神」的神學、一體範疇及中國人的「氣」論作引證，指出張神父對整個西方神學方法論上的革新，也為未來神學指出一個新的發展方向，在中國神學本位化上，也開闢了一個新的創作空間，帶來空前的突破。

前 言

張春申神父是中華神學的開拓者與領航者，畢生投身於中國教會神學領域的耕耘、研究、教學與論述，不遺餘力，堪稱泰斗。在張神父逝世一週年的日子，輔仁聖博敏神學院特意以「張春申神父對中華神學的貢獻」為題，舉辦神學研習會，大家聚首一堂，共同研習張神父的中華神學思想，不獨是對張神父表達最深的敬意與懷念！同時，更是聯同天上的他，繼續去探索、開拓中華教會神學的本位化！我們也懇求他在天上祝福保守，繼續帶領我們去圓那未圓的中華神學夢！

本文作者：鄭麗娟修女，張春申神父入室弟子，現任寶血女修會總會會長，香港聖神修院神哲學院教授。早年畢業於輔仁聖博敏神學院神學系，法國巴黎耶穌會神學院神學博士，一直醉心於聖神學及中國美學靈感之探索，藉以開拓神學創作上之情意境界，嘗試由此另闢中國神學本位化之路。

張神父是一位神學天才，他的神學靈感洋溢，思湧澎湃、氣勢如虹、功力深厚……他的神學著作豐富，充滿原創性、先知性、啟發性、導航性！尤有甚者，他作品的骨子裏也隱隱流露著詩意、情意。張神父神學造詣博大精深，幾乎涵蓋全方位的神學課題。從這次研習會的講題中，我們可以一窺張神父在神學本位化中的基督論、聖事論、教會論、教會社會思想、牧靈神學、中華靈修等。如果要說下去，當然還有他的聖神學、聖母學、恩寵學、人學……等，全是創意無限，膾炙人口！

在神學本位化的反省中，張神父認為神學與文化的相遇應超越適應之道；而不只是作些概念分析、比較或經典的對照詮釋。真正的神學本位化，應是一個有血有肉的降生歷程；信仰和文化，一個真實的相遇，兩種情懷的重寫，一個再生的創造。

這次研習會中，筆者嘗試從張神父的「聖神學」出發，並以他提出的「神」的神學、「一體範疇」及中國人的「氣」論作引證。愚見認為，這三個神學靈感是張神父畢生在神學本位化的開拓上，千錘百煉的成果。這三個構思可說是同出一轍，一貫直下。提出「神」的神學，是張神父對整個西方神學方法論上的顛覆，為未來神學指出一個新的發展方向。而在具體本位化創作上，「一體範疇」和「氣」經驗的應用，正是在同一思路上的發揮；從神學方法論的革新，到神學本位化方法的創新，以致在表達方式和內容上，都帶來空前的突破。

一、「神」的神學²

有神學家認為：基督紀元的第三個千年是聖神論的時代。然而，一直以來，西方聖神論患有貧血症。也許因為缺乏「獨立」的聖神論，致使西方神學始終陷於「言」的領域，而無法深入「神」的氛圍。張神父深盼第三個千年來臨，能另創新猷。他認為聖神論的突破，將催促我們重新考慮「神學」這門學科，跳出「言」的神學之白窠，另闢神學之道！研究的重心，將由天主的「啓示」轉為天主的「靈感」，由「認識」轉向「情感」，由「明瞭」進到「深愛」，這將激發我們對西方「神」的概念有一個嶄新的體驗！很可能發展出一個更具靈氣的神學觀！這不正是東方神學對普世教會的貢獻？

張神父認為：「聖神論」的出發點，是「神」的神學。他說：既有「言」的神學，也該有「神」的神學³。「言」與「神」是建基於聖經中的天主聖言和天主聖神——天主的雙手⁴。「言」的神學，即傳統西方神學的模式：「我信，爲了尋求理解」（Credo ut intelligam）。但由於聖神的特質，我們不能貧乏枯燥地「說」祂！

² 有關張春申神父對「神」的神學之發揮，請參：張春申，〈聖神論芻議〉《神學論集》111期（1997春），57~68頁；〈探索天主聖神〉《神學論集》116期（1998夏），212~231頁。

³ 「言」的神學，西譯 Logos-Theology；「神」的神學該是 Pneuma-Theology。參：〈聖神論芻議〉《神學論集》111期，60頁。

⁴ 同上，62頁。救恩是天主藉著祂的「雙手」聖言與聖神的自我傳。雙手互助共同實現天主的救恩，然而仍有左右之分。作為「得救的學問」的神學，實有必要同時是「言」的神學，在啓示範圍之下，以及「神」的神學，在靈感範圍之下。

「神」的神學，是「我信，爲了尋求深愛」(Credo ut diligam)。張神父認爲：聖神論必須由此出發。「神」的神學模式也需要「說」，但「說」的是愛；「神」的神學該是「說愛」的神學。由此而另闢神學之道，捕捉的，不是天主的啓示，而是天主的「靈感」⁵。我們聆聽天主的聖言，不僅是爲了尋求理解、認識，更是爲了尋求深愛。觸動的，不是我們的頭腦，而是我們的「心」，心中的「情意」；這是另類的神學方法，多用「心」、「情」來作信仰體驗和神學反思，爲的是「經驗」在救恩史中天主的靈感與愛情，與主更親密的結合。

張神父補充說，「言」的神學與「神」的神學，兩者既是神學，都需要言說與表達，也都出自「思」。但「言」的神學之思是理智，爲了尋求理解；「神」的神學之思是智慧，爲了尋求深愛；兩者應當互補，那些偉大的教父和神學家們都是兩者兼備的，像聖奧思定等。

張神父繼續解釋，「神」的神學也自聖經出發，不過是由另一進路去探觸聖神的底蘊。爲此，「實證」資料方面將有革命性

⁵ 「靈感」一詞，意指聖神的運作，天主聖神觸發人躍入神的氛圍，在我們的理智、意願、情感與行動各個層面上，產生不同的效果（如：迦五 22 的描述，都是出自「神的經驗」，表達出屬神的氣質、氣概）。理智層面的效果，是對啓示真理的領悟和共鳴，意願層面的效果，是對神聖美善的吸引與追求等。理智與意願由於受到聖神的靈感推動，常會引起情感的共振。福音中的描述，與耶穌相遇的神聖經驗，常是震撼而迷人的，是無可明言的神聖境界。

的轉移：「神」的神學旨在重尋救恩的神聖經驗⁶——聖神居間產生的宗教經驗——觸目於聖經中的情意部分，觸動感情的話，尋找其中的救恩「感受」，此即所謂「救恩之情」⁷。在聖經中探索聖神的靈感，將成為基本神學；如先知發言時的豪情、童貞女懷孕聖言時的真情與柔情、教會宣講福音時的熱情，以及聖經作者受到聖神靈感動筆時的激情，這些都是「神」的神學資料（Loci Theologici）。

我們應賦予「神」的神學資料更多的探索、體驗，予以另外的詮釋方法，並以適當的言詞表達出來，目的是為了發現天主竟這樣愛了世界。其實，聖經中不乏感情的文字，而「傳承」中的教父及隱修神學、靈修作品、聖人傳記，以及禮儀、禱詞、歌曲、建築、聖像等，都是「神」的神學偏愛的神學資料。張神父認為，「理論」一詞對「神」的神學並不適合，或許稱之為「情論」較為恰當，需要參考各類媒體的專門研究，寫出天主對現代人的情懷。

至於在具體創作方面，美學、文學、象徵學、戲劇學、電影學等範疇，都將是表達和經驗聖神靈感的媒介與模式，同時也是「尋找深愛」的方法，這不只是為了靈修，而是激發讚歎、驚訝、渴慕等情愫。我們可以說：聖神的靈感效果，不是增加對真理內容的了解，而是煥發「真感」——與基督建立一份深愛的關係，對祂（真理本身）產生前所未有的透視、信服、共鳴、

⁶ 參：〈探索天主聖神〉《神學論集》116期（1998夏），227頁。

⁷ 同上，228~229頁。

神往、傾慕……之情，並願整個生命為祂作見證。

然而，既是另闢神學之道，當然也需要另類的神學工作者；若視一般神學工作者為思想家，那麼「神」的神學之創作者，將是藝術家、詩人！前者追求真理，後者追求美善。總而言之，「神」的神學需要另類的神學方法、另類的語言、另類的表達技巧和媒介，其作品大概可以是「敘述神學」的模式，即小說、史詩、詩歌、故事……等⁸。

最後，張神父也提到，「神」的神學的「訓導」也應有傳統的突破，它該是天主子民的愛德意識⁹；具體而言，該是眾望所歸的聖賢，即普通所說的「活聖人」，他們的直覺要比任何標準更應受到重視，因為他們是愛天主的人。其實，所有信徒都受到聖神的靈感意識，這正是梵二所說的「信德超性意識」(A Supernatural Sense of Faith)¹⁰。

張神父為未來神學提出了一個如此深具挑戰性、革命性、前瞻性與啓迪性的發展方向，可惜他沒有時間創作出一套「神」

⁸ 張神父認為，其實聖經早已有這類的作品；歷史書和先知書中，有不少情感奔放的篇幅：《雅歌》及《聖詠》、《盧德》及《多俾亞傳》，都流露出極深摯的情感。新約也有這類作品，但只因過去神學一直局限於「言」，受到「言」的神學的處理方法所影響，著重啓示之理，忽略了「在聖神內」的宗教經驗所流露的神聖氣氛，以致出自聖神靈感的神聖經驗，在神學歷史中發揮得相當少。甚至一般靈修領域中，也往往偏重理性的說教，忽略情意的境界。參：〈探索天主聖神〉《神學論集》116期，224、227頁。

⁹ 〈聖神論芻議〉《神學論集》111期，62頁。

¹⁰ 〈探索天主聖神〉《神學論集》116期，220頁。

的神學之系統性著作，只畫龍點睛地道出了一個先知性的靈感，猶待我們繼續去探索、鑽研和發揮。非常珍貴地，在〈探索天主聖神〉一文中，他特地根據《馬爾谷福音》依次點出一些「救恩之情」的資料，為「神」的神學露出了端倪¹¹，我們可以特別體會到耶穌的感情，以及周圍群眾的回應，這是聖神居間所產生的宗教經驗。

耶穌自己並未多談到「聖神」，然而祂的一舉一動，在在散發出一種震撼的攝人與迷人的風采，令人感覺到天主的臨在，此即聖神的「靈感」。由此發現，在聖神的靈感下，耶穌的言行與事蹟所煥發的神聖經驗，由不同觀點詮釋，自會走向不同的基督論，若自神聖經驗出發來詮釋經文，便會走向「神」的基督論。筆者在此不準備詳加贅述。總括而言，一如張神父所提出的反思：東方神學是否應該開闢「神」的神學之道呢？或許這也是聖神論時代的關鍵呢？我們要做的是另一套神學，甚至可以想像重寫神學歷史。筆者相信，「神」的神學的模式，將同時為中國教會和普世教會指出一個未來神學發展的方向，開闢另一個神學創作的空間，值得我們繼續去探索追尋！

二、一體範疇

所謂「神學本位化」，是將信仰中的啓示奧蹟在中國文化和生活中表達。為此，我們首先要捕捉中國人的性格、氣質與思維模式；中國人的心靈喜愛具體表達、象徵暗示、直觀了解；

¹¹ 同上，228~231 頁。

由是觀之，東方神學家最適當的路線，可能是由瞻想而生的直觀，去明瞭信仰奧蹟之連結，而非藉邏輯分析¹²。

談「神學本位化」，自然會問：什麼是「本位化」？張神父認為：「本位化」就是「現代化」¹³。那麼，到底什麼是今天的中國文化？是即食文化？數碼文化？抑或經濟掛帥文化？是哪一家、哪一派或哪一個人的學說可以代表今日的中國文化？

中國文化源遠流長，一直是以「人」為中心的價值體系，尤其注重協調人自身內心的平和、人與人關係的諧和，及人與自然之間關係的平順。換言之，渴求天地人「整體」的和諧協調，是各家各派追求的生活理想。經歷幾千年流變的中國傳統文化，已逐漸成為渾然一體的系統；簡言之，可分為三層結構¹⁴：

1. 「操作成份」是文化中較為表層的，可因應不同環境和需要而有所揚棄或變易的一層結構。如：孔子倡行「仁政」、「為政以德」；老子卻主張：「無為而治」，「我無為而民自化」。
2. 「核心價值」是在演變過程中，貫穿整個傳統文化的一些基本價值觀念，如：道、天、仁、義、禮、智、忠、孝、恕等。久而久之，有些核心價值甚至被提到原本精神的地

¹² 張神父分別引谷寒松神父〈理論神學與中國人之思維方法〉及溫保祿神父〈神學中國化之芻議〉所言。參：張春申，〈中國教會的本位化神學〉《神學論集》42期（1979冬），410、412頁。

¹³ 同上，433頁。

¹⁴ 參：王滙寧，〈創造性再生：中國傳統文化的未來地位〉《復旦學報》（社會科學版）1991年第3期，67~72頁。

位上。

3. 「原本精神」是指最本原的文化精神，「百姓日用而不自覺」，持續地代代綿延，成爲一股活生生的動力，潛移默化地作用於個人和社會。原本精神表述了人們對自身、人與人、人與自然、人與社會的最基本態度¹⁵。到底這基本態度是什麼呢？在中國文化中，天與人處處顯出和諧一體。張神父引當代哲學大師方東美教授所言，認爲中國文化表達天人之間的基本方式是「合」、「無間」、「一體」。張神父稱這種天人之間的思想方式爲「一體範疇」¹⁶。

¹⁵ 在不同時代，原本精神不斷地被賦予新的解釋和新的價值，同時也不斷外化爲一些具體的社會存在，如：政治制度、社會結構、道德規範、風俗習慣、基本傳統等。它也構成一種心理結構、觀念結構、信念結構等。所有的核心價值和操作成份，都是不同的人對原本精神的闡釋和說明。所有其他後來的學說和思想，都是對原本精神的演繹。這些演繹都受時代客觀條件的限制，也受闡釋者主觀條件的限制。在顯示原本精神的同時，也賦予了它時代和自身的色彩。

¹⁶ 參：張春申，〈位際範疇的補充：中國神學的基本商榷〉《神學論叢》32期（1978夏），314~315頁。張神父引證方東美教授《中國人生哲學概要》和羅光總主教〈中國哲學的特性和基本精神〉一文的解釋：「天的好生之德流行萬物，遂成宇宙。我們託足宇宙中，與天地和諧，與人人感應，與物物均調，無一處不隨順普遍生命，與人合體同流」。方東美教授曾以一首情歌來比喻：「尙儂我儂，忒然情多，情多處熱似火，把一把泥，捻一個你，塑一個我。將咱兩個一齊打破，用水調和，再捻一個你，再塑一個我，我泥中有你，你泥中有我」，充分說明中國文化的特性，處處突顯天人和諧一體、毫無間隔。

筆者認為，「一體範疇」的境界，正是中國文化所突顯的原本精神；天人間的合、一體、無間，正是先賢先哲們所追求的「天人合一」的理想：天人間、知行間、真善間、內外間，整體地交融，達致一種整全的和諧境界。

由是觀之，我們可以說，在神學本位化的研究中，張神父成功地跳出了傳統的比較和適應之道，絕妙地超越了概念和經文的對照詮釋；而直入中國文化的核心精髓，捕捉的，不只是一個「天」的概念而已，而是「天」的表達方式裏所蘊藏的玄妙神髓。

中國文化中，「天」是一個極重要的概念，而且資料豐富，所以過去很多研究著重在比較傳統思想中的「天」與聖經中的「上帝」之內涵¹⁷。然而，張神父卻獨具創見，認為中國神學的建立，需要更深一層的綜合；不該止於概念內容方面的比較，更該探究應用中國傳統思想中「天」的表達範疇，所以提出了「一體範疇——位際範疇的另一個補充」。張神父認為，「一體範疇」是中國文化的特性，所表達的天人之間的宇宙與人生，自有一番中國思想的情調！若能應用在神學本位化的創作上，將會吸引中國人的靈魂為之神往陶醉¹⁸！

張神父解釋說，聖經表達天人之間的基本範疇是位際關

¹⁷ 過去，在神學本位化上的努力，大多集中在文化體系中的理論和象徵層次上，作一些概念或經文的比較、分析、研究。參：張春申，〈神學（靈修）本地化的回顧與前瞻〉《神學年刊》21（香港：聖神修院神哲學院，2000），1~17頁。

¹⁸ 〈位際範疇的補充〉《神學論集》32期，315~316頁。

係，但擬人色彩濃厚！畢竟人間語言有限，應用到神的位格上，也只是一種類比而已！他認為「天人交往」可在三個不同層次上闡述：（1）經驗層次，（2）象徵層次，（3）理論層次。經驗層次是最基本的、不易道出的層次。然後是象徵層次，借用不同的象徵語言，把經驗的內容表達出來。最後才是理論層次，有系統地概念化的表達。

位際範疇是在象徵層次上表達天主與人交往的經驗。但為表達深層的宗教經驗，也可應用其他的象徵來表達。其實，聖經中除了位際範疇，也有應用相似中國傳統的一體範疇來表達天人之間的關係，如「天主成爲萬物中的萬有」（格前十五 28），「祂離我們每人都不遠，因爲我們生活、行動、存在，都在祂內」（宗十七 27~28）。但無論位際範疇或一體範疇，其表達都是在象徵層次上。在神學本位化上，應用「一體範疇」來表達信仰的深層經驗，將能更自如地表達位格神，如何突破你我主體相對，同時聯想爲一位貫注宇宙、遍流萬物的神！中國人的宇宙爲一整體生命大流行，天主的生生之德——賦予生命的神，通過復活的基督，貫注到宇宙中，遍流萬物，耶穌基督之父是宇宙一體之根源和歸宿！

三、氣論¹⁹

在神學本位化的構思中，張神父又先知性地提出了中國人

¹⁹ 參：張春申，〈中國人的氣論與神學上的幾個課題〉《神學論集》53 期（1982 秋），341~368 頁。

「氣」的經驗，特別是「感應」經驗。他認為「氣」最能闡述聖神的臨在。筆者認為，這正是在「一體範疇」表達方式上的具體應用，同時也是「神」的神學模式的具體創作實現，借助一體範疇中「氣」的經驗，重讀、重寫、重新體驗和感受天主聖神在救恩史中的靈感和情意²⁰！

「一體範疇」是中國文化的特色，表達天人間的合一、無間，以及宇宙「一體之仁」、「通天下者一氣」。在中國文化發展史中，「氣」是一個極具代表性的文化奇葩；直到今天，不論在中國人的思維或日常生活中，「氣」都佔著一個極為重要且超然的位置²¹。中國人的「氣」是具有感情的東西，具有意識的能，貫通了物質與精神的世界，打破心物二元的對立，「氣」貫穿了

²⁰ 筆者認為，講論「聖神」實在不易；因天主聖神的最大特色之一是：祂不在言說中，卻在「感受」中！東方基督徒傳統一直非常強調聖神不是用來「講論」的；聖神的奧秘，邀請我們「默觀」多於思辨、「愛慕」多於分析、「驚歎」多於陳述。「不可言說」，但「可觸可感」的神，祂如風（氣息）、水（活水）、火（舌）、鴿子、（聖）油……；連聖經的作者，都是透過這些活潑生動的圖像、詩意的語言來述「說」祂，借助這些象徵，讓我們去經驗聖神的奇工妙化。

²¹ 「氣」不是一個過時的歷史文化遺產，它依然活躍於今天中國人的生活和心靈裏。「氣」並不專屬於任何一個學派或學說，也不只是代表某個時代的風尚，更不局限於人生的一兩個活動範疇，「氣」幾乎出現於人們身心靈所有活動的領域中。儒家、道家以及其他學派，甚至連被視為「外來」宗教的佛教，都對「氣」加以詮釋。最終，「氣」這超然的概念和事實，以萬千姿態為諸子百家所吸納，將多采多姿的中國文化連接成爲一個有生命力的整體，並透過「氣」的身心實踐而廣爲中國人所吸收同化。

本體論、宇宙論、人性論……。「氣」的意義，不但突顯在道德精神及靈性生活上，更伸展至玄學、武學、醫學、養生、地理、氣象，乃至文學、藝術、書法、繪畫、美學等領域的應用。

「氣」微妙地、具象又抽象地，以理性而又詩意的方式，把心與身、天與地、道與器、無與有、形上與形下的世界相連起來，體現那萬有的歸「一」。

氣爲一切「生之源」與「動之源」，萬有間一氣相通：「通天下者一氣而已」²²；「天地間只有一氣充周，生人生物，人稟是氣以生，心即氣之靈處」²³。世界的和諧大統，萬有間內在相連，相互貫通，皆因氣的相互「感應」作用²⁴。因爲「盈天地間，一氣而已矣」²⁵。是故萬物間氣息相通、相互交感：「天地間只有一個感應而已」²⁶。

這真是難以言喻的奧秘：「曠百世而相合者，心也；跨百里而相通者，氣也」²⁷。心，相合於百世之上；氣，相通於百里

²² 莊子，《知北遊》。

²³ 黃宗羲，《孟子師說》卷二。

²⁴ 感應是「氣」的「交感」作用，是生命共鳴時的震動，一種難以言喻的經驗。二氣間，相互的觸動、交感、相通、迴盪、共鳴、和應，激起一浪接一浪的同情、同感……心有靈犀一點通。簡而言之，感：是感動、觸動、打動、激發、震動、給予中接納；應：是共鳴、迴響、和諧的和應、接納中給予。

²⁵ 劉宗周，《明儒學案·蕺山學案·語錄》

²⁶ 王廷相，《二程遺書》卷十五。

²⁷ 呂祖謙，《東萊博議·秦晉遷陸渾》。

之間。「人與天雖有形色相隔，而氣未嘗不通」²⁸。「形骸有間隔，氣常與天通」²⁹。再者，因氣是「虛」，故能「虛而待物」，包容一切；又因氣之本質「至大無外，至小無內」，具有無比的滲透性、靈活性、可容性——能穿透一切，無所不在，無孔不入，無遠弗屆。

「氣」，陽剛而柔美，既可為血肉所體驗，卻又莫可明言，言有盡而意無窮。一個如此活潑、瀰漫、滲透、遍流萬有的圖像，不正微妙地給我們揭示了一個鮮明生動、可觸可感，卻又深不可測的「神」的圖像嗎？相信「氣」的特質，將有助我們微妙地體會聖神的臨在和觸動；祂的「歎息」迴盪在人心深處，煥發那難以言喻的情感，那無法概念化的宗教經驗。藉由「氣」的經驗，我們能更細膩地玩味、品嚐「神在人內，人在神內」的造化、聖化、美化，能更有聲有色地述說天主的氣息如何充盈、貫注、滲透、遍流宇宙，更新大地！

聖經中的「神」(ruah)，因受希臘文化二元思想的影響，精神與物質對立，慢慢形成一種「本質化」的趨勢，逐漸覺察不出希伯來原文的具體動力，而只顯出一個「本質」的實體概念，「純神體」味道很強，最終，演變成為天主聖神的專有名詞。以致在今天的語言中，「神」(Spirit) 給人的第一個印象，不是能力，而是獨立的實體，反而要借助動態性的詞彙來說明祂的行動，失去了原本的動態。

²⁸ 黃宗羲，《孟子師說》卷七。

²⁹ 魏校，《心說》。

「氣」這個概念很接近聖經中的「神」³⁰ (ruah、pneuma) ——天主的氣息、嘯氣。但中國人的氣，在歷史文化演變過程中，卻始終予人動態的感覺，仍保持著它的風姿神韻，活潑、生動、鼓盪、興發。張神父深深感到「氣」字在中國文化中富有魅力，容易召喚意境和神秘感。即使對於當代的中國人而言，氣依舊具有非常豐富而又難以捉摸的內容。張神父認為，由於中國人很重氣氛，不太重概念的清晰，而更喜愛靈氣、秀氣等經驗，特別是氣的相互「感應」作用，這也是人類基本的經驗。張神父相信，如果天主聖神被視為天主的靈氣，真能表達祂怎樣深深地結合一切³¹，在人間如同在天上！

四、「神」的神學——嘗試與回應

上述三個神學靈感貫串張神父一生的神學本位化創作，其代表作分別是：

1. 一體範疇：1978年發表的〈位際範疇的補充：中國神學的基本商榷〉³²。

³⁰ 筆者不準備在此贅述「氣」與「神」兩詞彙的比較對照。可參：張春申〈中國人的氣論與神學上的幾個課題〉一文中的簡略比較「中國人的氣論與聖經的神論」，342~355頁。

³¹ 張神父引用羅光總主教的解釋：感官止於感覺，人心（理智）止於和物相符合，而氣則「虛而待物」，即與物直接相合，人的最深部分與物的最深部分相合，人的本體與物的本體相結合，天人之間的交往亦然，天與人最深部分的相通結合，心有靈犀一點通。

³² 見註16。

2. 氣論：1982 年的〈中國人的氣論與神學上的幾個課題〉³³；
3. 「神」的神學：1997 年發表的〈聖神論芻議〉³⁴。

那時候，筆者正在法國巴黎埋首奮鬥撰寫博士論文中，經歷了論文寫作上一段極痛苦艱辛黑暗的路程。1997 年夏，回港參加修會會員大會，途經台灣，拜讀了恩師的〈聖神論芻議〉一文，真是難以形容當下的心情——百感交集：驚喜！驚艷！驚歎！驚訝！觸動！雀躍！鼓盪！歡欣！讚美！感恩！……恍然大悟！終於明白前面走過的那段產痛般的經歷是什麼？以及為什麼？原來筆者當時正走在「神」的神學的路上，而痛苦是源自欲跳出「言」的神學框架走向「神」的神學的模式！原來筆者正是冒險在神學創作的內容和表達形式上：從概念走向圖像，從系統的思辨走向象徵的隱喻，從抽象的概念語言飛躍到詩意的語言、藝術的語言！原來正是在一體範疇「氣」的經驗中，去品嚐、玩味和表達天主聖神的奧秘！

猶記 1995 年 4 月恩師途經巴黎，特地相約了筆者在耶穌會神學院會面，那是一次歷史性的會談。這一會晤，決定了筆者整個博士論文的 research 方向和主題。回台後，恩師馬上來函，並寄上他的〈中國人的氣論與神學上的幾個課題〉一文，還告之幫忙在圖書館找有關「氣」的書！終於，在恩師大力的推動和鼓勵下，筆者毅然踏上不可知的旅程，論文的方向是從中國人「氣」的經驗出發，題目是：《人在氣中，氣在人中：在中國世

³³ 見註 19。

³⁴ 見註 2。

界裏邁向一個在聖神內的人學》。論文共分四章：第一章介紹中國文化中的氣；第二章介紹猶太基督徒經驗中的Ruah及Pneuma（神）；第三章及第四章分別是在氣的經驗中，重新演繹一個在聖神內的基督論和在聖神內的人學³⁵。

筆者在搜集和研究中國人的「氣」時，更驚訝地發現，中國人的「氣」內涵之豐富，不禁令人拍案叫絕！「氣」不獨活躍於本體論、宇宙論、人性論，以及倫理道德、靈性生活的層面上。事實上，整個中國傳統醫學都離不開「氣」的具體應用。最驚為天人、令人陶醉神往的，尤其是在中國美學創作上的「氣」。幾千年來，「氣韻生動」被列為「六法」³⁶之首。「氣韻生動」是指一種在繪畫及藝術創作上的「整體感應」，是共鳴時生命力的靈動，是藝術作品所表現的美感力量。一切藝術的奧秘，就在「氣韻」的問題上，中國文人畫家重精神修養，也愛沉浸於山水之間，靜穆觀照，汲取靈氣，洗淨心思。在畫家、詩人的心目中，大自然無處不充盈著活潑豐溢的「氣韻」，波瀾變化，神動之美，這是最高靈境的啓示。通過畫面形象，表現宇宙本體和「道」之神妙境界，藉有限以表無限，造化與心源

³⁵ 請參拙作：Kwong Lai Kuen, *Le Qi dans l'homme et l'homme dans le Qi, Vers une pneumatologie en monde chinois*. Paris, Centre Sèvres, février 1999. 論文出版： *Qi Chinois et Anthropologie Chrétienne*. Paris: L' Harmattan, 2000.

³⁶ 「六法」是作畫、賞畫、評畫時之六個經典原則，優劣的標準參考依據。六法第一則就是「氣韻生動」，它不僅限於畫法，更是一切中國藝術追求的目標。

合一，一切形象都成了象徵境界。

中國藝術追求「氣韻傳神」，致使中國藝術空靈意遠，優美雋逸，達到萬物歸一的靈境，那飄然的神采泛起了作品整體上的魅力，使作品整體散發出一種「言有盡而意無窮」的意境美，即所謂「意存筆先，畫盡意在」……此外，「留白」更是中國繪畫上的另一大特色——「唯道集虛」。這「空白」不是真空，而是充滿生機、生氣，凝聚著一股可感不可見的「氣韻」在流動著、鼓盪著一種整體感應——從詩人、畫家、作家個人的精神涵養、才情氣質與天地的靈氣交通，相互感應，渾然為一，反映在作品中，繼而傳達到觀賞者的身上³⁷，激起心靈情感的共鳴，一浪接一浪的迴響……

中國的藝術家（詩人、畫家、書法等），在美的創作活動中，追求的是：心和物、情和景、主體和客體、人性與自然、善與真、內在與超越……水乳交融，渾然一體的境界。這豈不正是中國先哲所追尋的「天人合一」境界？只不過中國藝術家們所追求和更強調的，是天人間的「情感」關係。事實上，中國人

³⁷ 石濤於《石濤題畫》中說過：「作書作畫……先以氣勝得之者，精神燦爛，出於紙上」。章學成於《文史通義·史德》說得妙：「凡文不足以動人，所以動人者，氣也；凡文不足以入人，所以入人者，情也」。意指一篇文章之所以能動人心者，不是它的文字，而是文章所散發的那上下與天地同流之氣，和它所洋溢的真摯之情，最能打動人心。換言之，詩中、文中、畫中之氣是詩人、作家、畫家個人之精神氣質之流露，傳達到觀賞者的心中，這豈不正是「妙在畫外」！

的「天」是有多重意義的。中國倫理學上所談的「天」是「義理之天」，追求天道與人道契合，萬物一體之仁。而中國美學上的「天」是「情感之天」。這個兼有自然和超越意義的「天」和「人」建立起一種彼此內在、彼此相屬——「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」的交感和合的關係，充滿著生機活力³⁸。

五、在「氣」的經驗中細味

接著，筆者嘗試在「一體範疇」中，借助「氣」的感應和美感的經驗，去創作一個具有中國品味的「神」的神學！張神父深信「感應」是中國人喜愛的範疇，用來說明「在聖神內」可以使中國人略有捉摸，同時也承認不知其所以然；難道天人合一，不是如此嗎？同時，筆者也相信從中國美學所體現的神動之美，最能啟發我們為神學帶來一個新的意境之追尋。今天嘗試在此拋磚引玉，深盼各位前輩、同道不吝賜教！

(一)「神」的基督論

1. 聖言成血肉：宛如天地間的大「感應」

在天主教恩史中，言和神常在一起，合作無間。神的降來，完成子的降生人間；藉著神的氣息，天主之言進入了瑪利亞的

³⁸ 中國美學所表達的宇宙，不是一個物質的機械系統，而是一個充滿生機的生命系統。宇宙既是生命的宇宙，天人合一也不是機械性的合一，而是生命與生命的互動交流、交融合一。參：張岱年，〈中國哲學中「天人合一」思想的剖析〉《北京大學學報》，哲學社會科學版，1985年第1期。

懷中，神與言深深相連。對一位中國基督徒而言，我們能夠說，這「誕生」仿如天地間的大「感應」。瑪利亞整個存在深深被至高者的能力所「感」，直穿透她的整個身心，天之靈氣貫注、遍流、充盈、滲透、包圍、鼓盪、煥發瑪利亞整個存在。按路加的記述：「萬福……上主與你同在……聖神要臨於你，至高者的能力要庇蔭你」（路—28、35）。

瑪利亞因天使的問候報喜，全然震撼，報以她最完美的回應：「上主的婢女，願照你的話成就於我吧！」（路—38）事就這樣成了！在這天人最和諧感應的一刻，天人合一——童貞女全然開放自己，因聖神懷孕，那要誕生的聖者，是天主的兒子。在瑪利亞身上，天人一氣相通，聖言降生成人，一個真實的有血有肉的人——真人、完人，祂是整個人類歷史的中心和高峰，全部新舊約許諾的完成，千古眾生的希望都實現在祂身上，人類的一切渴望、一切等待、一切許諾……今天應驗了！全然實現在這天人「感應」最和諧的一刻！從此，天人感應之流，劃破萬里長空，進入人類的歷史，盪漾不絕！

為一位中國基督徒，帶著「氣」的體驗來品嚐，我們能說：聖言降生成人，作為首生者的耶穌基督，代表著全人類，接受父的「感」召：「你是我的兒子，我今日生了你」（詠二7：希—5，五5）。這兒子一進入世界，就對父的「感」作出最大的回「應」：「……看，我已來到……我來為承行你的旨意」（希十5~7；詠四十一7~9）。耶穌基督整個一生，就是完完全全地實現祂對父的回「應」！作為父的「愛子」，祂整個生命要完成的，就是承行父

的旨意；父所喜悅的愛子完美地活出了「子的服從」——子的「應」！耶穌基督與父的關係，是一個天上人間最完美的「感—應」，在人間如同在天上。祂的整個存在、整個生命就是一個「是」——最完美的「應」，完全與父的旨意「感」相和「應」。

在天主的靈氣內，天主對全人類愛的呼召成了血肉——可觸可「感」的血肉，住在我們中間，觸動、吸引、激發、帶領我們回歸於父。耶穌一生成成最大的「感」，不停邀請我們聆聽、接納並回「應」父；可以說：宇宙人類的歷史變成了一個感應的歷史、相遇的歷史、相互吸引、渴望、愛慕的歷史！天之靈氣的感應之流，就是天上人間所有相遇、相吸引、相渴望、相愛慕、相感應之動源！天之靈氣在我們心靈深處迴盪，微聲歎息，盪漾不絕，賦予生氣，參贊化育，予以改造、轉化、更新！

2. 一生在風中行的耶穌基督

四部福音所記載耶穌生命的重要時辰，都特別指出聖神的臨現。從降生、受洗，到公開生活，耶穌的整個生命，無不由聖神親臨導航，「天主把聖神無限量地賞賜了他」（若三 34）。對觀福音給人的感覺是：耶穌一生像在風中行，隨著聖神的風，遊走於山間、湖畔、城鎮……；且看伯多祿日後的見證：「天主怎樣以聖神和德能傳了納匝肋的耶穌，使他巡行各處，施恩行善，治好一切受魔鬼壓制的人，因為天主同他在一起」（宗十 38）。當時的群眾無不被耶穌的旋風所吸引攝住：「……眾人的眼睛都注視著他。……眾人都稱讚他，驚奇他口中所說的動聽的話……」（路四 18~22）。「……『這是怎樣一回事？這是新的教

訓，並具有權威。』……他的聲譽即傳遍了加里肋亞附近各處（谷一 27~28）。「……以致眾人都大為驚愕，遂光榮天主說：『我們從未見過這樣的事』（谷二 12）。群眾諸如此類的反應，穿插於耶穌一生的言行之間，福音處處暗示上主之神臨現於耶穌身上所興發的風靡、風采、風化。在耶穌受光榮的時辰，即死亡復活的事件中，《若望福音》很想表達出在耶穌生命終結聖神的「風向」：「耶穌說：『完成了。』就低下了頭，交付了靈魂」（若十九 30）。復活基督「向他們噓了一口氣，說：『你們領受聖神吧！』（若廿 22）從此，復活主的神就以無可言喻的歎息，長在我們心靈內迴盪……！

3. 一氣呵成：氣韻生動，萬古長流

在「氣」的經驗中，特別是「感應」經驗，我們嘗試重新演繹一個「敘述性」的基督論：一個在聖神內的基督論，以一嶄新的口味來品嚐耶穌基督這個人。按《創世紀》，人——亞當——因著天主的一口噓氣，成了一個有靈的生物（參：創二 7）。新亞當——耶穌基督，天主的靈氣——聖神無限量地賜給了祂（參：若三 34），為此，可以說祂是「人中人」、「人上人」，因為在祂身上充盈之「氣」，乃至大至剛，充塞天地「得其秀而最靈」者；如此，祂成了天之靈氣在人間的凝聚點與散發點，因為祂是原始和終末！

若從中國美學角度來欣賞，耶穌基督的整個救恩工程，宛

如一個藝術的創作。我們試以「意氣相隨」³⁹、「意存筆先，畫盡意在」⁴⁰的意境來品嚐：整個工程，一切源自父於萬世之前的決「意」——愛意——竟然這樣愛了世界，甚至賜下了自己的獨生子；時期一滿，天之靈氣自高天直貫而下，充盈庇蔭在一位童貞女身上，創造了「厄瑪奴耳」這絕妙至美的人間畫像！

耶穌一生，仿如一個延續不斷凝聚與散發天之氣的過程。祂，隨著風遊走，高天之靈氣，隨著祂充塞於天地之間，營造了一個「一氣相通」的世界，無處不充盈洋溢著生生的氣息。祂宣講、赦罪、驅魔、治病、行奇蹟、復活死人……；在天地間、在人群中，激起了萬千感應的浪濤，波瀾壯闊，生生不息！在這個充滿仇恨紛爭殺戮、支離破碎的世界裏，祂來，是為叫世界獲得生命，且獲得更豐富的生命；上主的氣息，隨著風中行的祂，充滿世界，運行水面，更新大地……；在祂內，一個新的創造已經開始！因祂「氣虛神朗」，故能「感物通靈」⁴¹，祂將自己至清至純的嘯氣傾注於一切受造物、一切有血肉的人身上：「二氣感應以相與……天地感而萬物化生，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」⁴²。

³⁹ 在「氣」的經驗中，意氣相隨：「意」到「氣」到，「氣」隨「意」運行。

⁴⁰ 整個創作是由藝術家心中的「意」所靈感興發，最後，作品完成，而「意」卻長留……，在世世代代的觀賞者心中，能引發無盡共振，餘韻無窮。

⁴¹ 佛教·慧遠，《念佛三昧詩集序》，《廣弘明集》卷三十。

⁴² 《易傳·咸象》。

耶穌的死亡和復活事件，是天主救恩工程的決定性事件，一次而永遠的完成了，天主自創世以來許諾的圓滿實現。爲一個中國基督徒而言，耶穌的逾越奧蹟仿如中國書法繪畫藝術中的「一筆書」、「一筆畫」——以一筆直下，氣脈貫通全畫，一氣呵成，直迫「留白」虛空之處！十字架上的耶穌低下頭，呼出最後一口氣：「完成了！」復活的基督，向門徒噓了一口氣：「你們領受聖神吧！」祂，成了使人生活的神；祂的氣韻生動，劃破長空，貫穿天主整個的創造工程，震撼了上天陰府——太陽失光，大地震動，巖石崩裂，聖所帳幔從上而下裂開，墳墓自開……。不禁讓我們想起文天祥的《正氣歌》：「天地有正氣……於人曰浩然……是氣所磅礴，凜烈萬古存，當其貫日月，生死安足論？地維賴以立，天柱賴以尊……」。

十字架上，祂的這口氣，氣勢如虹，震撼山河大地，全地都要更新！太和之氣從此貫注遍流人間：「祂以十字架誅滅了仇恨，也以十字架使雙方合成一體，與天主和好」（弗二 16）。在耶穌降生中，天主聖神無限量地賜給了祂；而在祂死亡和復活中，噓出了祂生命最後的一口氣——氣韻傳神——祂無保留地把父子的神——天主的氣息——賜給了我們。耶穌整個生命，宛如天地間一股最和諧、最震撼的「天人感應」之流，充滿「神動之美」！祂同時是代表全人類對父最完美的「應」，也是聖三在人間投下的最生動、最鼓盪的「感」，激發起萬千心靈的和「應」——共振、共鳴；一浪接一浪的、流動的、充滿躍動的，相互感應，生生不息，永無窮盡，帶領我們回歸天父永恆的愛懷！

在耶穌的降生、死亡、復活的奧蹟中，藉著祂——厄瑪奴耳，從此，天人一氣相通；充滿生命力的靈動，貫注天下蒼生，天地人契合交融，渾然成爲一體。天主的整個救恩工程，可謂：空靈意遠，優美雋永，令人深思讚嘆、玩味無窮。最耐人尋味陶醉的，最是那「言有盡而意無窮」的境界！

「留白」是中國繪畫上的一大特色；書不盡言，言不盡意，這何嘗不是天主救恩工程的玄奧神妙？既濟—未濟，已經—尙未，天長地久，世世綿延，祂的「意」常在！「情」長在！「感應」常在！「氣韻」長流！復活基督的氣韻生動，從此在世間長流，千秋萬代，直流到今天的你、我身上……「餘韻」無窮，待你「回味」——帶著你的生命、你的心、你的愛、你的情、你的意、你的知、你的行，去投入、觀照、相融、相合——相和「應」！

（二）「在聖神內」的人學

在「氣」的經驗中，緊接著「在聖神內的基督論」，筆者嘗試發揮一個「人在氣中，氣在人中——在聖神內的人學」。爲一位中國基督徒，以氣的「感應」經驗作爲一個神學隱喻、一個本位化的神學範疇，我們將會更細緻地體會天主聖神在世界中、在整個人類和每一個人身上的臨在和創造性的行動。

1. 人，活在天之氣的感應之流中

人，受造成爲天主的肖像，是天主聖三的印記。人的生命是一個與聖三互動的「三重奏」歷程：

◇ 在聖神——「天主的感應」內，我們生活、行動、存在；

- ◇ 在聖神——「天主的感應」內，我們與基督相遇；
- ◇ 在聖神——「天主的感應」內，整個宇宙人類奔向回歸父的流程中。

人，因天主的一口氣，成了一個有靈的存在，本質上必然活在天之靈氣內；也除非人活在和諧的感應之流中，無法達致人性的圓滿、生命的滿全。這一切是在「氣」的大流行中展開：

- ◇ 下迴向的動流——一切源自父，藉著子，在聖神內，展開創造與救贖工程；
- ◇ 上迴向的動流——萬有在聖神內，藉著子，回歸父。

在這延綿不盡的往返升降的流行中，聖神——感應之流，同時是上迴向與下迴向的動流，是天上人間相遇相通的動力和氛圍，人的生命在天之靈氣的感應大流中徐徐展開……。在我們內，聖神——天主的靈氣，同時是天主對我們的「感」，也是我們對天主的「應」；祂是天人相交會的「感應」。這股相遇、相交、相感之愛流，在人間如同在天上，不斷展開……。祂是看不見的天主在人間的溫柔與親密，超越的天主成了可觸可感的神。上主氣息感應之流，輕盈飄盪，滲透一切，遍流處處，支撐萬有。因氣「虛而待物」，故能接納、包容一切；萬有都在祂內「生之、畜之、長之、育之、亭之、毒之、養之、覆之」⁴³。

在這同一的「通天一氣」內，人的生命是一個感應不息的生命，我們每個人本質上都與耶穌基督緊密相連。在上主之

⁴³ 《道德經》51章。

神的運行中，父藉耶穌基督將自己生命的氣息通傳給我們；在天之氣的感應之流內，天主父藉耶穌基督向我們自我通傳、自我給予——天主的「感」貫注我們整個的身心靈，興發存在的每一層面，鼓動我們的知情意行，穿透我們的每一寸肌膚、每一個細胞、每一個關節和骨髓……。「人在氣中，氣在人中」，聖神在我們身上臨在和活躍的行動，不像從外而來的東西，而是自存在的最深處鼓盪感興，深深觸動我們的感情、直覺和意識，以靈感、觸動、吸引、感應、頓悟、覺醒的方式，邀請我們回應。在天之靈氣的鼓盪下，我們能夠受「感」動，開放自己，接受天主的「感」，而作出回「應」，這是天之靈氣流動的節奏，也是人生命的節奏，充滿神動之美！

在這天人相交感應中，「位際關係」概念範疇似乎已無法述盡箇中滋味；因「位際」多少仍帶著主、客體的對立。而在氣的「感應」經驗中，彼此內在滲透，相互交融，可說已進入「超位際」的主客相忘、渾然一體的境界！天主對我們的愛，竟到如斯如「癡」如醉的境地——出神、降凡、貫注、內住我們內，與我們結「合」。藉著祂的氣息，如此「內住」於世界的天主，卻又永恆居於不可仰視的「超越」中，這真是難以言喻的奧秘！

2. 身體·氣身——感應之身

再者，藉著神妙的「感應」經驗，也許能幫助我們更靈巧而纖細地體會人自身的奧秘，細味人的身心如何被召活在感應的節奏中，如何成為聖神的宮殿。

身體，猶如一件聖事。藉著身體，人活在世界裏，身體是

一個看得見的「標記」，是啓示整個人的標記，流露著整個人的
人格、個性、才情、氣質……；身體是臨在於時空中的標記、
歷史的標記、時間的標記、關係的標記、行動的標記。身體是
人自我降生、自我臨在、自我表達的標記。藉著身體，使那「看
不見的」成爲「可見的」，「可見的」啓示那「看不見的」；整個
身體宛如面容，通傳那「看不見的」隱藏的天主的奧秘。

在「氣」的經驗中細味，人的整個存在，因氣介乎其中，
貫通其中，人的身心一體無間。「氣，體之充也」⁴⁴。體者，氣
之充也。由是觀之，人的身體，可以說是「氣身」——「感應」
之身。在人的身體內，住有一種「智慧」，一種「能感度」——
能「感」能「應」，能受感動、也能感動，「感」是先於所有精
神活動的干預。身、心各幅度，賴「氣」之貫通，整合和綜合
成一整體，身、心能相互滲透交流，所謂「有諸內，形諸外」；
因爲身、心之間，流溢著、滲透著同一的天之靈氣，故人的身
體具有超越的精神幅度，一種「美的向度」——能體「道」、載
「道」；能承受「道」「氣」、彰顯「道」「氣」。

然而，在生活中，普通人現實的身體，一如現實的心靈未
臻完美，有待證成。唯聖人之身，舉手投足間，皆能啓示「道」、
體現「道」；因聖人整個身心，與「道」契合，心能體「道」，
又能身體力行，故能載「道」，更能彰顯「道」！此即所謂「生
色」「踐形」，聖人整個身體光輝朗現⁴⁵。踐形，是指心氣盈滿

⁴⁴ 《孟子·公孫丑上》。

⁴⁵ 參：楊儒賓，〈四體一體的身體觀〉《儒家身體觀》（台北：中

全身，身體充分朗現。生色，是透過道德實踐，身體能發出一種道德光輝！所謂「德潤身」，是人的言語、眼神、舉止……皆為道德光輝所滲透潤澤，散發著一種聖善的光芒！

在氣的經驗中，因著「意氣相隨」，每一種「德之行」，都能煥發相應的「德之氣」伴之流行⁴⁶；身體能不斷為「心氣」所滲透、轉化，達致全身皆為精神之流行。個人的氣擴充至極，能與天地浩然之氣同流，充塞於天地之間，內外合而為一。聖人全身聖氣盈滿，上下與天地同流，故聖人身體得以充份圓滿實現！聖人之身心，聖氣貫透其言語、明眸、面容、舉止上，彰顯出一種非凡的神采！身體能有一種「質的飛躍」！為一位中國基督徒，不禁嘆為觀止，神妙地多少品嚐到身體是「聖神的宮殿」之堂奧，在生生不息氣之感應節奏中，人的身體在「變容」的過程中，「已經—尚未」……，多少預嚐到末世復活光榮身體的風采！

在氣的經驗中，我們也能再次品嚐一下耶穌的身體。信仰告訴我們，祂是天父圓滿的啓示，愛的自我通傳，愛的圓滿呈現；祂的全身全心皆為聖氣所充盈，天之靈氣貫注遍流其身、其心、其氣，可以說：耶穌整個人皆是道體——父的圓滿啓示——「誰看見了我，就是看見了父」！

央研究院，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，1996），1~26 頁。

⁴⁶ 參：楊儒賓，〈德之行與德之氣〉《儒家身體觀》，253~291 頁。
另參：〈支離與踐形：論先秦思想裏的兩種身體觀〉，收錄楊儒賓主編，《中國古代思想中的氣論及身體觀》（台北：巨流，1993），415~449 頁。

同樣，基督徒領受聖神，成為天主子女，天之靈氣也傾注透徹其身心，誠於中，形於外；整個人受天主靈氣的感應，整個人領受天主子女的生命，也應在各個層面上流露出某種程度之靈氣，充塞於天地間，上下與天地同流的浩然之氣。所謂恩寵生活，豈不正是天主之靈氣與人之一氣，在天主救恩的平面上，生生不息的感應、結合？！

3. 原福與原罪

人是關係，關係是感應，人間所有關係都是感應。人類世代生於無盡感應的長河，一端繫於過去，一端朝向未來。我們每一個人都是在世代感應的長流中誕生、成長、成全。在這一氣相通、相交感應的大流中，整個人類成為一體，禍福與共，息息相關；或許為中國基督徒，可由此多少說明一點人類如何同時處於「原福」與「原罪」——恩寵與罪的境況中：即天主對人類的「原愛」；以及人背離天主，失足犯罪——「原罪」的禍害如何殃及後代子孫。罪，我們可以理解為不再敏感於聖神的觸動，天地人和諧的感應之流中斷了，所有關係的感與應不相協調，如此也就扭曲了人之為人的本質，致使天主的肖像毀容，感應之子面目全非！

無可置疑，罪有其團體性幅度；個人的罪能夠為其他人構成壓力和挑戰，摧毀社會的價值觀。若在氣的經驗中了解，可以說，在通天一氣的感應之流中，「個人之氣」能夠變成「集體之氣」，在社會上，能有好的與壞的風氣、風尚、潮流，人能感應之，受到感染、薰陶、影響。但人是自由的，有能力、也

有責任作出自由的回應。今天有神學家把「原罪」視為一種「世界的罪」，社會結構性的罪。在氣的經驗中，我們能夠把它看成是一股社會的暴戾之氣——敗壞的風氣，擾亂了世界的和諧秩序、傷害了人間所有的關係，致使人類在各個層面上受到污染傷害，受傷的人類需要救贖、治癒、淨化。耶穌說：「我來，是為叫他們獲得生命，且獲得更豐富的生命」(若十 10)。耶穌帶來祂的恩寵，正是要將我們從這世界的戾氣中拯救出來，賦予我們生命的新氣息，重新注入天之靈氣，至清至純之天地元氣。

整個人類的歷史，乃至我們每個人的歷史，都是在原福與原罪的過程中掙扎，邀請我們在每一個當下，在天主聖神感應之流中，不斷作出抉擇回應，力爭上游。我們相信，天主恩情的故事永遠比人類墮落的故事更古老；天主的原愛、原福永遠先於人類的原罪、原禍。因為人是按天主的肖像而受造，天主的恩情總比罪更古老！天主的原愛總比罪更豐盛！

4. 中華民族救恩史：一部「正氣史」

在「氣」的經驗中，我們可以重讀中國人數千年的歷史；這歷史中所發生的事件及其人物身上所流露的「氣」，豈不也是一部中國人的「救恩史」？更好說是一部「正氣史」！天主創造了中華民族，對我們民族也有一個救恩計畫，希望我們度一個幸福的生活，活得更像人的生活。我們的祖先曾有過大同世界的嚮往、桃源勝境的追求、羽化登仙的渴望，這不是潛藏在我們民族心中對「天國」理想的渴望嗎？無數先賢為了這個理想的追尋，表現出一股至大至剛的正氣，曾經前仆後繼，灑熱

血，拋頭顱，浩氣長存人間。

當代著名女作家張秀亞曾談到我國文學的「正氣」傳統，指出我國的文學史，簡直可稱之為一部正氣的文學史⁴⁷：

「這股正氣，在一些作者的精神生活中，迴旋、激盪、醞釀、生發……至其極處，寫出來的東西，已不是一張白紙，數行墨痕，而是和著血、和著汗、和著淚。……達到了人類靈性境界的最高點。至此，一篇充滿了浩然正氣的文章，其中所揭櫫的、所啓示的，已突破了文藝的範疇，而達到了道德的境界，進入了宗教的領域。⁴⁸」

事實上，中國基督徒用「氣」來講述基督，說不定，基督集合了中國歷史中所有理想人物、聖哲先賢、英雄豪傑的氣概風采，展露了人之為人至高理想之完成。

5. 意存筆先，畫盡意在：一氣相通的世界

我們也能從「氣」的美感經驗中，嘗試欣賞天主創造之美。宇宙不是一個純然物理因果的世界，而是一個關係網，一個一氣相通、相互感應的世界；因為「通天下一氣」，「天地間，亦只有一個感應而已」，這是一個充滿藝術性、道德性的世界。

創造工程和救恩工程是天主愛情計畫的一體兩面。此乃「意存筆先」——即一切源於萬世之前，天主父在基督內的決意。天

⁴⁷ 參：張秀亞，〈中國文學中表現的正氣〉《寫作是藝術》（台北：東大，1978），15~29頁。

⁴⁸ 同上，19頁。

主的「意」是天地存在的根由，永遠先於天地的創造；祂的「意」，對一切受造的愛意和渴望，催促祂走出自己，走向創造。又因「意氣相隨」——意到氣到，祂的「氣」隨著祂的「意」表達在祂的「言」中：「天主說：有……，事就這樣成了！」從起初，天主創造天地，「至靜之動，動而不窮」⁴⁹……天主的「意」隨著靜寂空靈的「氣」運行，天主一發「言」，萬有生成……，從此，回音不絕，迴盪於天地之間，生生不息。

天主的創造行動，仿如藝術創作中原始的「一筆畫」——從高天直貫而下，從混沌空虛中劃出「一」，分開天地，造化蒼生，化育萬有。天主的靈氣，太虛太和，四達並流，運行不息，柔韌飄逸，鼓鼓作動，賦予生機。天主的創造工程「畫盡意在」：同時是既濟與未濟、已經與尚未，既成又在變成過程中！因天主的「意氣相隨」，創造就這樣成了，但祂的「意」卻從此長留在受造世界中，祂的「氣」也隨之遍流不息，繼續予以創造、轉化、更新……

天主聖神，作為聖三內在生命的互愛感應之流，祂同時是父子間永恆的感與應，也是人間的感與應；祂同時是上迴向和下迴向感應的動力，「天主的感應」成了「人間的感應」，自高天而來的感應，鼓盪蒼生，在人間如同在天上，興發一波又一波、一浪接一浪的感應愛流，宛如一個延續不斷的聖神降臨節，吸引萬有，在大回歸的旅程中走向合一，投奔天父永恆的懷抱：

⁴⁹ 《正蒙·乾稱》。

「天主成爲萬物中的萬有」，天主創世與救世工程的完成！

六、路漫漫其修遠兮……

在「氣」的經驗中，我們嘗試重讀、重寫、重新演繹天主之神——如何貫注宇宙、充滿世界、轉化心靈、更新大地，這是一個神學本位化的嘗試！我們不但了解，且也實在經驗到這個創作真的不易！是的，就如所有人間的語言和概念一樣，中國人的「氣」也有其限度，我們無意藉此說明天主聖三內父子如何「共發」聖神的奧蹟，我們更絕對不能說中國人的「氣」就等於啓示中的聖神。然而，我們又確實經驗到把「神」的神學放在「氣」的神動之美中解讀，不論在神學的表達形式和內容上，都呈現一種新的面貌，從概念走向圖像，從系統抽象的思維飛躍到藝術詩意的言外境界，散發出另一種神韻，給神學啓發了一個新的「意境」的追尋，多用信仰之「情」，更凝視天主之美！

我們相信，今天比任何時候，這個世界更需要一個情、理並茂的神學，更需要一個「神」的神學的創作，一個說愛的神學。因爲，唯有這最溫柔而和諧的天主能力，能撫平一切罪惡的勢力和創傷；唯有這最虛而待物、包容一切的天主氣息，能化解一切紛爭與衝突；唯有這最富創意的天主靈感，能鼓動我們對真、善、美的渴慕與追尋；唯有這一氣相通的感應之流，能激發我們對天主的深情，在「言」外、真「理」外，另有一番情意真趣；唯有這最美的氣韻生動，能更新大地，吸引宇宙蒼生，邁向永恆之美、永恆的共融、永恆的讚美……

打從念神學開始，我有一個夢：爲什麼不能把神學化成一首詩、一幅畫、一闕歌、一翩舞！讓每個人都能神迷、陶醉、細味、品嚐、讚歎、欣賞「天主之美」——聖神？這個夢，感謝恩師張春申神父給我驚艷、驚喜……點破迷津，尋夢追夢！一個未完的中國神學夢，還有待今天、明天我們一起圓夢去……

Holy Spirit Seminary Library